

第六二二冊

理學彙編

文學典

文學名家列傳

(卷)
二三—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十三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一

周

言偃

左史倚相

左丘明

穀梁赤

莊周

荀卿

屈原

上商

觀射父

公羊高

墨翟

騶衍慎到 田駢 慎到 黃真

韓非

宋玉景差 唐勒

文學典第十三卷

文學名家列傳一

周

言偃

按孔子家語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仕爲武城宰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文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夫子
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

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而東門襄仲卒壬午猶釋子游見其故以問孔子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按禮記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褻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褻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祖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問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叔氏子游字叔氏子游別字也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味味斯猶猶斯舞舞斯愔愔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妻妾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

樊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市以來未之有命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弊也

按說苑李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含珠珥夫婦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喪矣王奚也子游曰警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木乎水所及則木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警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按闕里誌子游自吳之魯受業于夫子以文學著名夫子閒居子游問禮夫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社饗之禮游退而學禮每侍夫子輒以禮問聖門號爲習于禮者

按常熟縣志子游聞道甚早北入中國而學于孔子自江淮以南爲孔氏之學者偃一人也縣有巷名子游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墓在虞山

上商

按孔子家語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度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語國政焉
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上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奇主辰辰爲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

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九三十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二九二十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蝻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畫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牡政問其然乎孔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蟬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多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托土之人醜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鱗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

此乾以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于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何謂也對曰微則微矣然則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自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已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而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成滿也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與而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謂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之爲

人也甚悽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上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按禮記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

按韓子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按荀子大略篇子夏貧衣若縣鵠人日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按孔叢子論書篇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

堯舜之聖焉於大禹卑陶謨益稷見禹稷卑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卑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欣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闢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觀其宗廟之與百官之美乎

按韓詩外傳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誅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闢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

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鳴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就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於後世者也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衰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愬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愬子夏曰微愬而勇若愬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愬而勇若愬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趨召公孫愬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愬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

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澣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愬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連齊君重輿而坐吾君單輿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攝其一輿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愬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愬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放乎匹夫外立節於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陵輟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拱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於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按闕里誌子夏習於詩能通其義著爲爾雅相傳今毛詩敘子夏之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有周易傳志子夏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禮喪服一篇子夏傳之

左史倚相

按左傳楚子狩於州來大於潁尾使蕩侯藩子司馬督囂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大於乾谿以爲之援右尹子革夕王見之與之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按國語陳蔡及不義人納棄疾而殺靈王左史倚相

廷見申公子豐子豐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豐怒而出曰女無以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儼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儼儼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賓居有師工之誦更不失書讀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子實不獻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於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豐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司馬子期欲以其妻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恩欲符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襄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焉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豈愛子反之勞也而厭飲焉以弊於驛辛尹中友從靈王之欲以限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故之欲以之道而去芟焉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觀射父

按國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厲貳者而又能齊

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潔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人雜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錫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為絕地通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

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薦饗燕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齋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其為齊敬也敬不可久人民功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思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備祀羣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土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甕土氣合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類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禮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舛其讒惡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儔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黍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到羊豕豕夫人必自春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緣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

恭敬致力於神明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
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恩
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謂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
爲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
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駭數
者何也對曰民之徵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
聽徵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
徵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
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
焉以食萬官

左丘明

按闕里誌丘明魯人楚左史倚相之後也春秋者魯
史記之名時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
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
觀其史記而修之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
恐失其真乃爲之傳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
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
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
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
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爲
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無不備
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後
孔子沒丘明因盲失明遂以春秋傳授魯申公
按人物考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
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子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
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君子奚以

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爲千金之
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爲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
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與藏於深林之中
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
謀失矣今君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
狐謀裘與羊謀羞也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
孔子爲司徒

公羊高

按闕里誌高周末齊人深慕春秋尊王討賊之義遂
喟然曰天下大綱凜然秋曰遂往西河受春秋於卜
子夏盡得其學作爲春秋公羊氏傳以授其子平

穀梁赤

按闕里誌赤周末魯人尸子曰名假字元始顏師古
曰名喜字子赤昔孔子以春秋口授子夏子夏以授
穀梁赤赤作傳以授孫卿

墨翟

按史記荀卿傳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
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按註墨子曰公輸般爲雲
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於郢見公輸般之
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
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般之意不過欲殺
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
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
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 索隱
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
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按戰國策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
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言欲藉子
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
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
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
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
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
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
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
與敝輿也荆有雲夢岸卑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鼃鼃
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鰌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
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
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
曰善哉請無攻宋

莊周

按史記本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
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
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
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
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
事類情用剽剽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
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譽之楚威
王問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
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
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
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
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按史記孟子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大騶衍後孟子騶衍賂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祿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訪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一神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順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顧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梁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紫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邪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納欲內圖繫其能人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

百里奚餓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夷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夷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

按史記本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雖龍與炙較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祿祥鄒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按戰國策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

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竊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良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淳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癘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癘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韞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婁子奢莫知媒兮嬖母求之又甚喜之今以瞽爲明以聵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鳴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韓非

按史記本傳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

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竄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其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適自以為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問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榮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

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倍言無所擊排遇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職曰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過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屠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計也則非能士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鄭武公欲伐胡適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適幾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數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間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疎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寵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

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過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誅實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師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道非案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雖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屈原

按史記本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彙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諷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謫詔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直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謫人問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

行廉故死而不吝自疎渥汗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嶢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許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心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

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平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蠱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末哀兮汨徂南土勸兮竊竊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愁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矧方以為圖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撝正元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笱兮雞雉翔舞同稊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賦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

怪也諍俊疑桀今固庸態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滯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汨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會陰恆悲兮求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會傷爰哀永歎嗚兮世溷不吾知兮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宋玉

唐勒

按襄陽耆舊傳宋玉者楚之鄧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塚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懼其勝己言之於王王以為小臣玉讓其友友謝之復言於王王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愛賦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日子盍從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國中屬而和者不至十人舍商吐角絕倫赴曲國中屬而和之者不至三人矣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按安陸府志宋玉屈平之弟子也平既羅譖投沙玉與其友唐勒景差哀而賦之作九辯以述其志招魂以號其復初楚威王問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多譽也玉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

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采薇國中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和者不過數十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鳳鳥絕浮雲負蒼天翔翔乎窈冥之上夫冀壤之鷄豈能與之較天地之高鯨魚發崑崙之墟暴鱗於碣石莫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非獨鳥爲然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安能知臣之所爲哉及事頃襄王王無以異也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勢使然也玉曰君不見夫韓盧之與東郭窺乎遙見而指授雖盧不及窺躡跡而縱縲雖窺亦不及盧也他日其友又曰先生何計畫之疑也玉曰君不見夫元猿乎當其居桂林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悲嘯長吟龍與鳥集及其在枳棘之中恐懼而悼懷危視而踏行處勢不便也夫處勢不便豈可量功校能哉一日同唐勒景差從襄王於雲夢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座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辰兮泰山夷景差曰校士猛毅皐陶嘻大笑至今摧累愚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有能小言者賜以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瀏塵唐勒曰館蠅鬚兮宴毫端玉曰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視之渺渺望之冥冥王曰善賜之以田後玉休歸唐勒譏之乃著諸賦以自見云

按湖廣通志景差嘗至夢澤後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雲夢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日足矣

文學名家列傳二

漢一

陸賈

龜錯

淮南王安

吾丘壽王

賈誼

司馬相如

主父偃

文學典第十四卷

文學名家列傳二

漢一

陸賈

按漢書本傳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有名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雖音維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桀並起雖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刻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適歎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典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蠻夷崎嶇山海間警如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吾居中國何遽不若漢適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賜賈囊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慚色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適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涸女爲也呂

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思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爲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聲名籍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大中大夫往使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按史記南越傳漢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母爲南邊患害高后時適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裔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適召賈以爲大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並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纁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

賈誼

按漢書本傳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其幸愛文帝初立開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爲廷尉廷尉過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前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與禮樂適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適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竊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散弔先生遭世罔極兮適隕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翔翔闢茸尊顯兮譏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謂分謂跖踰廉莫邪爲鈍兮鈐刀爲鋌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乘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諄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緲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

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洳淵潛以自珍倘蟻蝦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蟻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大羊般紛紛其難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漬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誼爲長沙傳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鴟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適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其閒服異物來舉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淪之度語余其期服適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遭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疆大夫差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纒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坱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休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偕若因拘至人遺物獨與道

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眞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遇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濬庫若深淵之觀泥庫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盤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適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數間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倨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其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百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顯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

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編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莫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下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過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散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爪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遇爲中涓其次墮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

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讀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舉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胷矣陛下雖賢誰與傾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微矣其勢盡又復然歟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中理解也至於體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思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兵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瘳也又苦蹶蹶元王之子弟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瘳也又苦蹶蹶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置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非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肯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獵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絲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執之裏縫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始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爲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

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僇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躡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殺戶之簾幕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

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

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論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遵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善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論

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甌脫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

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風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王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駢剗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收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駢剗髡削笞偶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過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宜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收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減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

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
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雙面吞炭必
報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
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
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
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
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
亡恥集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
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
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
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
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
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
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
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
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謂罷輒曰下官不職
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
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
白冠纓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
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
而加也其有大學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
不使掉押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
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要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
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
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

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
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
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
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順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
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
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
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
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
賈誼以此議上上深納其言義臣下有節是後大臣
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
初文帝以代王人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
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
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
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
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
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
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
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屢如黑子之著面適
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
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
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
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
如蟬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
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
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綏役往來長
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費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

而欲得王至甚連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
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
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
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郢以北著之河淮陽包
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
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
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遇諸侯之
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
以除六國之讎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
成六國之讎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讎熱視而
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
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
愚忠唯陛下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
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
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
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
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執計之也淮南王之
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
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
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
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
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臂因爲俱
靡而已淮南雖小豈非常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
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子一
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
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
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降馬死諒自傷爲

傳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于文帝思賈生之言過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遷淮南王喜於陽城而分淮南爲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爲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按史記賈誼傳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電錯

按漢書本傳電錯絳州人也學中商刑名於軾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陷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遇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遇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却殺於其臣者皆不知其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敏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

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陵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跣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人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

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失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倂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塞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動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在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在言唯陛下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在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